# 四書釋地補

# 四書釋地續補

余既成釋地五十七條中丞公爲作序開雕吳門歸而意不能盡忽忽時有所觸復成若干條回憶年九歲時讀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綏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較上

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為逼緊蓋只兩舍有半地耳歎窮經者宜通地理（此段見尚書古文疏證第八十六）韓昌黎言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豈欺我哉太原閻若璩

目


河注海　淮注江

九河　汝

有庳　歷山河濱雷澤

汶水泰山　渠

川上　　　　青兗藪屬紂
河圖　　　　蠻貊
柳下　　　　儀
在陳　　　　在齊
適楚　　　　荆蠻吳
許昌斬裁之　居南宮
牛山　　　　北海東海
去邠遷岐　　咸邱
南河之南　　葵邱

梁山　石邱

之楚過宋　齊滕之路

得之平陸　休

入國問禁　遊於圃

湍磯　郊關

都【補註】又見又續　有采地

三危羽山　天覆地載

康　微仲

虞仲　鄒人之子

去魯　主司城貞子
西子子都　舅犯
費惠公　曹交曹君之弟
白圭周人　公孫衍張儀
市井　市朝
曲防　專封國邑
於陵　葵丘
互鄉　子華使齊
魯爲宗國　爲魯司寇

適周　廬於墓上
登太山　觀海
濟　淮
邑姜　邱隅
置郵　吳越
黃泉　丹朱
三苗　岐周
海隅　東蒙
明堂遺註　大宰或吳或宋

目終

四書釋地續補目錄

# 四書釋地續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 河注海

原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于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 補 韓恭簡邦奇曰大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北流注之此洋正迎河也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圍五百餘里自洋南遠望如在海中實未淪入于海也按程氏謂碣石淪入海已去岸五百餘里審如是當自昌黎縣南黑津河泛海雖至六七百里無所謂此山則此語尤不足信 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 補 按溝洫志王横引周譜曰定王五年

河徙歲在己未上距禹河功之成凡一千六百七十七年而河始變而患始生水經注釋云自禹告成之年下逮周齊桓之世九河已亡其入後數十歲爲徙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之七年而河遂東徙水經注曰

河徙故瀆茲不言所在渭按水經漯水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按酈道元亦不能詳其地惟程大昌謂河徙砱礫放漢書有衆陽瀆渠如淳曰砱礫溪口是也砱礫溪即水經之礫石溪正在滎陽縣界杜君卿亦但言河自定王五年徙流是漢唐不詳也而爾程大昌能詳之乎

惟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渭按此爲禹之故河至定王五年始不復從此行故曰河徙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城在今彰德府臨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既塞宣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

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補註】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至章武入海一清按河自章武入海之道水經則敘于濁漳水篇胡朏明以濁漳卽古徒駭河所行河去而漳得擅其流漢人指此爲禹河章武城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

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于淮爲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顧祖禹景范曰大抵河決而北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奪淮泗昔人謂河不兩行某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補註按此說本其鄉人耕石先生山君鬻論

補邱瓊山大學衍義補云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

淮注江

辨 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 補註 郭景純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泗淮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 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卻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 補註 末口今山陽縣北五里之北神堰也 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 [illegible] 酈道元淮水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而北至末口淮按左傳通江淮王厚齋謂自江入淮之道邱瓊山謂即開渠以通糧

道之始本與孟子排淮注江不同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隋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補註】疏說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後九百餘歲隋開皇大業間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晉間古文書錯認孟津爲在河之南後九百餘歲金果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若爲古文蓋其失者抑所謂物必有對哉憶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水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列迨今其條貫猶存而經

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

補註 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經中國迴環半於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今且折而入徐青徐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群川故於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於此爲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半而合於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經徐州之境以注於海比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於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于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竝駕也今且湮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滑洛在雍豫中足爲犟川之長然皆以河爲宗如大國之有附庸然故更次於淮濟之後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爲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爲天下中然其爲川也僅及於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

余戲語景范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

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覺笑

九河

原 九河之名見爾雅曰簡曰絜集註偶譌作潔書蔡傳遂認爲簡潔河補註蔡傳合簡潔爲一河據曾彥和之說林少穎嘗極辨之殊可笑甚且信程大昌程大昌信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謂九河苞淪於海補註禹貢錐指曰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酈道元亦謂九河淪苞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横說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鬲般東光河間樂城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名亡第十卷滹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

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遝皋遂使鄴亭負此長冤呼可怪也不知今濟南河間府界禹迹固可尋也嘗正其譌惟取孔穎達書疏元于欽齊乘二條補于九河既道下茲復戕于此書

疏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補註漢志徧注同其餘不復知也爾雅

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絜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歷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

躑踰漳而南淸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兹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兹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兹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證謂九

河已淪於海某案禹貢文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㕓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兖皆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

之論不得不辨

少特疑潘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眞千古名言而禹卻疏之爲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註【補註】禹貢古今合註夏允彝撰所引桓譚新論至禁民勿復引河據大司馬張仲議云云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

水至則決以其隄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葢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葢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呑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

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顧景范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滙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時最爲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于此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

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旣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于度外而任其升沈壅遏逾遠淫潦乘之河于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儘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補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西河南流）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南河東流）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東河北流）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

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于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兖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于是終矣案華陰已上屬雍州大陸已上屬冀州逆河已上屬兖州此導北條之大河也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徒駭河云徒駭極北鬲津南其間大都九河在相去乃至二百里同爲逆河方入海詠鬲津馬頰河云聞之治河方利合不利分合則挾沙行分則

其沙屯沙行流乃安沙屯泛溢頻其言如誠當智乃過禹人九河非分何何以免漲淪而今豈非合徒見淤河身我來過大陸馬頰與鬲津今古勢既異空歎其蹟存更張豈易言而況見未眞利不十不變莫如流俗循地理今釋云今考直隸河間府滄州（自唐迄元滄州治清池縣）之西交河縣（漢成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為滴河縣）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

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唐臨津縣）滄州（漢饒安縣在州東南）慶雲縣（隋唐為無棣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非無據

汝

原 或謂漢賈讓言大禹治水辟伊闕 補註 括地志伊闕在洛州南十九里水經云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謂之伊闕 與鑿龍門析底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貢不見余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水能順流非辟闕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處

或又謂禹厮二渠以引其河於禹貢亦不見余曰其一出貝邱即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漯即兗州之貢道也 補註 禹厮二渠載河渠書一即河之經流與太史公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以入于勃海者一即漯川漯者河之枝流兗之貢道着于經文見于孟子復何可疑

或又謂 補註 王樹說 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本賈讓策[illegible]二語按金隄在漢白馬黎陽縣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復爾爾余曰九澤既陂陂亦隄也方當泛濫時鯀務多爲隄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補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跡于禹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爲濆又曰汝有濆此豈禹一無所事于汝而被以是名與又豈汝

自天然入于淮【補注】括地志汝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至豫州郾城縣名濆水爾雅云汝有濆地理志高陵山汝出東南至新蔡縣入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味哉第難得會心人于千載之下耳

【補】汝水絕跡於禹貢然非竟無事於汝者豫州滎波既豬蔡傳於波水兼引職方爾雅全謝山謂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為霍陽之水是即禹之治汝也漢

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此也

有庳

原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萃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補證崇山今澧之慈利卽岳州境幽州在密雲其地有共城亦比零陵爲近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勢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

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補註】史記五帝本紀正義此爲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補】姜西溟宸英鼻亭辨與此大略相似明王文成作靈博山象祠記以象爲已化於舜故其民至今廟祀之西

溟以爲其識似勝於柳子厚然靈博山在今貴州兆象所封也駢字類編象城下引路史云漢縣屬鉅鹿今趙之臨城昭慶鎮西北古象城舜弟象居按漢鉅鹿卽禹貢大陸屬冀州實近舜都蒲坂尤與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合

歷山河濱雷澤

[illegible]舜耕于歷山【補註】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名歷山歷山所在多有吾終以宋河東縣今蒲州者爲是陶于河濱陶之所在何必定陶且定陶以郕名吾故以括地志陶城在河東縣

北三十里【補註】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爲是漁于雷澤雷澤與禹貢合自宋雷澤縣在今濮州之東南是【補註】括地志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尚書疏證唐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故城在今濮州東南一百十里澤里數如之酈氏稱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處近志謂古雷澤應大倍于今然已跨入曹州東北境獨怪書蔡傳於烏鼠同穴曾不信而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然直至明萬歷間李之藻【補註】仁和人言澤底有巉石深邃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怪始息

【補】程是庵曰舜耕於歷山漁于河濱漁于雷澤人習知

之按路史舜牧羊於潢陽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按本紀亦云就時于負夏鄭元曰負夏衛地索隱曰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于負夏是也路史注引世紀作遷于負黍負販於頓丘債於傳虛未嘗懋息此數事可補耕稼節之遺

## 汶水泰山

原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惟岱爲宗長此註汶水本邪疏得之前註泰山不本詩孔疏失其半

補詩齊風汶水湯湯集傳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魯頌泰山巖巖孔疏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

高宗聖製詩二集渡汶河云山川千里互齊魯一渠分三集過汶河云靈源遥溯出萊蕪行地横陳齊魯都過泰山云瞻魯衆會詩裏想青齊邑忽路前浮又過泰山云嶺別陰陽分作郡星明角亢照爲州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渡汶水詩云齊魯昔分彊千年久陳迹緬懷德行賢古蹟憑詩敪則皆指齊南魯北與陽魯陰齊言之

葉

原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即此 補註 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南陽郡葉縣註 越王無疆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 補註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正義 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塡撫焉

補 孔子世家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徐廣謂在哀五

年汪氏瑟庵曰前在贛州以龔公問政命題諸卷多以縣尹爲邑宰不知縣邑之大小縣殊尹宰之尊卑逈異皆不通古今之故也

川上

原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竝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淢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茂樹深樾蔽虧曦景余曾往遊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補書禹貢徐州浮于淮泗周官職方青州其川淮泗周之青即禹之徐故以淮泗爲青州川按川上今泉林寺

高宗聖製詩二集至泉林二首其二云泗源從出似之矣正義謂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水經注則謂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北蓋即指此陪尾傳訛久矣哉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兗州泗水縣陪尾山史記正義引以注浮于淮泗而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志作橫尾孔傳謂淮出桐柏經陪尾鄭氏謂在江夏安陸東北吳澄書纂言則云安陸橫山非淮所經當即泗水縣陪尾山其以橫尾爲陪尾者非是蓋安陸之陪尾別爲一山導淮自桐柏東會泗沂安得至江夏安陸唐志甚明可據也三集至泉林二首再疊舊作韻其一云五十望牆猶未見東西歸鑿又逢晴泉林即陪尾山東西各有泉出

橋則合一川爲泗水矣　二集泉林行宮八景在川處序云川爲泗水之源舊傳卽子在川上處原泉混混默喻化機想見至人會心不遠詩云既稱夫子在川處安藉釋迦別教傳右有招提曰泉林寺名與地跡不相副故戲及之　再題在川處云石罅淙淙清且漣如斯不舍向長川名依夫子垂終古理註魯論在目前三集三題在川處云泛海猶然來往續卽心何異鏡開盈千秋川上徘徊者誰解宣尼道體指四題在川處云靈淙乳竇泗之源川上宣尼昔有言逝者如斯恒不舍如斯不逝亦恒存五題在川處云成誦髫年讀

傳論遠今川趣那能言至大道教垂千古不合同斯爲上桀有源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趣泉林八景在川處詩云夫子當年在川處清波終古不停流千秋歲月多塵跡山自青青水自流又趣泉林八景疊甲辰舊作韻在川處詩云有本盈科為學譬在川聖蹟尋長西鑒騁彌切分陰志逝者如斯晝夜流又泗源詩云浮磬濱誰見臨川蹟尚存又至泉林作詩云靈鍾附尾著名泉映帶平林景最妍境開幽靜

聖停睥睛著文明于在川

青兗冀屬紂

【原】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尚屬紂此本鄭昌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爲閒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補註】叢說云禹貢五服之內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故曰服事殷故雍梁荊

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活潑潑地矣

補左氏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補註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孔晁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按紂都在豫州之地如奄國之屬皆在東方則云青兗豫近之

河圖

原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並言書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並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祇緣集註如

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祥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如河圖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附注】宋書符瑞志燧人氏沒宓犧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又黃帝軒轅氏龍圖出河又帝堯遵河渚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又帝舜設壇于河依堯故事黃龍負圖出于壇畔又帝禹觀于河有河精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訖授禹河圖又周公與成王觀于河洛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即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峯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元晦以為與麟至同符誰謂天人相與之際不有冥通者耶

補 王嘉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按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授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即河亦嘗出圖矣

蠻貊

原 孔賈二疏每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最爲讀書之妙解如集註蠻南蠻貊北狄此對文則別者也如武王之子封於韓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 注 今順天府固安縣 補 水經注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追貊北方二國名賜之

使爲之伯詩詠之曰因是百蠻燕王對張儀曰寡人蠻夷僻處秦舞陽燕國人荆軻謂北蕃蠻夷之鄙人是北亦可曰蠻此散文則通者也【補註】詩補傳曰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稱夷也按史記匈奴傳亦曰居於北蠻

柳下

【原】卞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補註】括地志泗水縣本漢卞縣地鄭元論語注卞莊子秦大夫程是庵曰按鄭注如子桑伯子陳司敗老彭等與諸家注異然必有所本存之以備一說

子游即其治民武城【補註】括地志武城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子游爲宰者也在泰山郡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今費縣子游爲之宰

曾晳父子滑臺滅明皆其治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在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補注戰國策鮑彪註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埒秦伐齊先經魯故云據此則柳下季壟當屬魯地方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可以想見予獨怪集註于論語柳下既曰食邑矣于孟子柳下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曰居柳下雖居含有食義而食邑不可徒言居意者展

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又如晉五柳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者耶

補鄭元論語註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趙岐孟子註柳下是其號也高誘淮南子註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郭象莊子註一云居柳下而施惠德一云柳下邑名孔穎達左傳二十六年正義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邢昺論語疏與孔氏正義同集註于論語柳下曰食邑本鄭註于孟子柳下曰居柳下不本趙註以柳下固非號也佩文

韻府入霽柳下惠引論語註今見李善文選陶徵士誄註則專指食邑言之駢字類編草木門柳下引淮南子註則兼指居柳下言之朱子兩存其說無足怪者

儀

原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

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為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為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

補後漢郡國志陳留郡浚儀本大梁劉昭注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義門讀書記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于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詞以代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

與不見孺悲異也劉敞七經小傳失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云喪

在陳

原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竝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己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蓋與起於魯之

召求之歸于情事爲得惜乎猶錯簡複出於二年戊申云

補 史記孔子世家居陳三歲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又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史記辨惑曰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初不言其爲何而發也孟子亦載之云云此正一事但詞小異耳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爲還就也朱子論語序說註曰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季康

子召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程是庵云荀子孔子厄于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倞註九月時也人知孔子在陳之年而不知爲九月此可補書傳所未備

在齊

〔辨〕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毋叔孫宜伯之女宣伯在齊

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卽位改元巳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補註　馮山公云按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激射老字虛非實字殆未可補注

適楚

原　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

補註　馮山公云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知集註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元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註不以楚狂二

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辨士有接子亦可證乃楚國之狂者也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按史記世家之文孔子在楚國都中事也時都郢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今襄陽府果感是歌反乎衛下章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意若以事續于上章者不知亦非然世家文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

蔡久之方至楚國都聖人過化之跡歷歷可稽而忍付

諸若滅若沒不一爲之用心耶

荆蠻吳

【原】集註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違者遂以吳與荆蠻爲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烏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爲泰伯端委之地是也【補註】郡國志吳郡無錫侯國注史記曰吾中有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城在無錫皇覽曰吳王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下逮吳王餘二十三君竝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補註】越紀曰吳

大城闔閭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徙都之今蘇州城通典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班固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檇李城越王句踐既棲會稽後越語紀其地曰北至於禦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殆詩所謂今也日蹙國百里乎

補 左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二十二年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彙纂甬東杜注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句章今浙江寧波

府慈谿鎮海二縣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東噫吳曰甓越曰辟矣

許昌靳裁之

【源】或問胡氏曰許昌靳裁之言士之品有三論甚偉然不識靳裁之何如人余曰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許昌宋潁昌府治長社縣今許州是胡氏名寅安國子著論語詳說者裁之言純出晁氏客語但晁不爲論語作

補金仁山曰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許昌潁昌府也胡文定安國少長入太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强識致日明胡氏寅文定子故得聞裁之此言而引之陳絳金罍子餘冬序錄謂靳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予謂此語亦非獨晁氏此三品者亦不獨士爲然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此志於富貴者之不足以與乎功名也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此志於功名者之不足以與乎道德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志於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言也此自爲人君者有此三品也又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此志於富貴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此志於功名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志於道德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則和順於道德而志又不足言矣此自爲人臣者亦有此三品也

居南宮

原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咸氏于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嚚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補朱竹垞曰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紹字子容鄭康成註檀弓稱南宮紹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預註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明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為一人至於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

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汪氏瑟庵評予謂南容金作云辨正本之朱檢討彝尊弟子考極爲精確異士據大戴記嘗作異姓此沿王肅之誤按衛將軍文子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牛山

原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亦是岐在複壁中所註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

菑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補注】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補注】括地志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補注】郡國志齊國臨菑注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補注】按韓詩外傳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唐書地理志濟州長清縣有牛山晏子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皆與力命篇所引同作北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南若孟子疏託名孫奭者乃云蓋以理推之亦自可見為齊之山此則不

滿一笑者矣

補孟子謂牛山郊於大國按爾雅邑外謂之郊注邑國都也鄭氏聘禮注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則牛山適當齊近郊地

北海東海

原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瑯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

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辯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

補註　全謝山云漢崔瑗爲汲令自以太公之裔爲之立祀置碑見于酈氏注水經晉太康十年范陽盧无忌爲汲令又表其里盧亦太公之後故也尚父之明德遠矣碑稱汲縣發冢得竹策書太公遇合事埋策之歲在秦焚書八十六年之前蓋是時汲冢竹書方出无忌信而書之于策誣矣

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

補註　史記周本紀正義又封禪書正義節文

余謂今永平府

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
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
者亦誤

補閻云北海去孤竹不遠金仁山謂當卽遼碣之閒

高宗聖製詩二集夷齊廟四景其二孤竹城云令支讓國
先去聲延陵孤竹誰知中子名太白一篇眞卓識淮南尺
布獨何情按卽後漢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注云伯
夷叔齊本國是也

去邠遷岐

原　馬氏序封建考曰古者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彝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湯凡八遷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邰而豳自豳而岐　補註　岐周在邰封西八十里其舊封也太王遷岐不過復其故地耳按竹書遷岐在小乙二十六年　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計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後遂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

一方人心翕然歸焉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從他之而人心歸久不能釋去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補註】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父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按孟子正義引毛詁云公劉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打通志亦云古公去豳舉國從之者二千乘皆與如歸市合此即馬氏所謂隨其所居皆成都邑也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此一段議論致精

咸邱

原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丘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丘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複氏自以此余最賞趙氏註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于孟子無涉

補春秋傳說彙纂焚咸丘今屬山東兗州府高氏閌曰

咸邱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邱蒙爲齊東野人按韓詩外傳齊桓公設庭燎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則孟子指蒙爲東野人當卽東野九九之地趙注似不如高氏之確

南河之南

原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

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補】爾雅兩河閒曰冀州註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註自南河至漢正義註云自東河至西河者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爲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爲南河至大伾北流過洚水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爲東河釋文引馬融云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郭祇言東河西河不及南河者以下文河南爲豫州則冀州在南河之北從可知也又云自南河至漢者以豫州居冀荆之閒其界爲南河之南漢水之北

也按堯都平陽在冀州爲南河之北舜避堯之子在豫州爲南河之南

葵丘

原 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 補注 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無西字 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 補注 括地志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 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未幾獻

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葵邱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補 葵邱有三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戍地一在陳留外黃卽桓公所盟一在晉見水經注全謝山云杜預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然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嘗時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

為之討亂置君則寧孔以為不復西略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為汾陰之葵邱方合

## 梁山

原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洮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大王當日必踰此山 補 尚書大傳過梁山邑岐山鄭注梁山在岐

山東北岐山在梁山西南詩大雅綿正義自豳適周當踰之也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卽所謂踰梁山也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改國爲晉魏侯營國于梁曰梁韓哀侯國于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亦此梁山也【補註】括地志梁山宮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秦始皇起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卽此山也

石邸

原集註止云石邱地名趙氏註宋牼宋人參以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鈃註鈃與牼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正合孫奭疏遂云石邱宋國地也續註明一統志石邱在衛輝府胙城縣東北三十里似與宋地無干蓋宋牼者宋人將欲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於石邱之地又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宣王劉向曰與宋鈃俱游稷下宋子十八篇注云孫卿道宋子荀子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註宋子名鈃與孟子同時卽見漢藝文志者余因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補註】金仁山云孟子尊敬宋牼取其救世獨之心也不取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怪所引莊子【補註】天下篇青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本接以此周行天下一句為集註刪存上說下教語不若刪上說下教接以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為尤合云

之楚過宋

〔說〕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朱魯滕薛郯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諸儒註四書肯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于其學故元史載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宋坐視弗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

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嶼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補此段全錄本傳）嗟乎古大儒之有用如此

補金仁山曰孟子致爲臣於齊歸鄒而卽如宋與宋句踐戴不勝等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齊滕之路

原 金仁山曰滕姬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補註括地志徐州滕縣漢番縣音鄱漢末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皮余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補註孟子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孔穎達曰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如文七年傳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集註王驩攝卿以行蓋本諸此故丑以爲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于宣王遠與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驩

積憾

故

得之平陸

原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餘論 趙註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孫疏儲子爲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

休

證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閒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州非

入國問禁

原禮入國而問禁集註此一句引少錯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

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

【補】毛西河云國有四境境卽界也若國卽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於境正是境字若謂王囿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

遊於囿

【原】孔子與衛靈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囿三字說不知何所自來或曰

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有據余曰朱子所讀之書今代現存無亾逸者不乜唐代人惟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註

湍磯

原 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卽許氏作淮南註亦云湍水行疾也 補註 漢書溝洫志水湍悍師古曰急流曰湍 質以墜形訓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益覺波流瀠洄之貌爲未安然實出於趙註蓋從來訓義有反覆用之者如以臭爲

香亂爲治擾爲安苦爲快則湍爲縈水何妨兩義竝存獨磯水激石也余按說文云大石激水也廣韻云大石激水蓋其字從石非從水卽正韻亦引孟子是不可磯也石激水曰磯解者不駁朱子倒易其文乃曲爲說曰水激石猶言水激於石也何如仍古訓之爲安嘗聞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說文好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卽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解余謂說文止作弞解云笑不壞顏曰弞故朱子準用其意曰微笑也

【補註】禮記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云矧本又作哂張有復古編曰弞古哂字按哂與弞矧古通則

顧說雖本鄭注然不如仍許氏之爲確此最集註妙處豈容議獨不競不絿絿急也出毛傳杜註左亦然而以爲緩余按說文云急也廣韻云急引卽他字書亦云迺作逑逑急迫也此則義竟違反不能爲詩集傳曲護矣

湍

朱子以湍爲波流潆洄之貌不專出趙注趙云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陸云湍波流也集註兼從之又以磯爲水激石趙云磯激也孫疏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按周公謹癸辛雜識磯乃石隱於水中激水使湍激有聲與孫疏合張南軒解云磯激也謂不可

少有激發也陸象山語錄云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惜足之地也此字義之異

郊關

原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十里之囿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郊已明趙氏註郊説得遂濶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

以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

關門

補集註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趙註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夫自國中而近郊而遠郊而關而竟此形勢之瞭然者儀禮聘禮云及竟乃謁關人註古者竟上爲關又云入竟又云及郊註郊遠郊也又云賓至於近郊經文敘次如畫然則趙註四境之郊皆有關與鄭氏竟上爲關合集註郊外有關亦據遠郊外竟上關言之閻氏以爲當作郊上者非是況孟子明云臣始至於境卽聘禮

及竟問國之大禁國即國中然後敢入即聘禮入竟臣聞郊關之內即下文所謂國中有囿方四十里即開方法一千六百里以是爲阱民焉得不以爲大據此則四十里之囿顯在國中故云郊關之內若必屬之遠郊疎矣按九門之制自路門至關門凡九特鄭註月令云爾義疏案田獵之人豈有由天子路門出者故惟聘禮疏古者王城十二門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晉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遂爲通論

都

【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粲郱傳自春秋五十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引以註孟子少遷講義皆能辯之余直取毛萇詩傳下邑曰都之【補註】鄁風在浚之都按作都於向然亦欲以易此何謂都與邑雖有大小【補註】隱元年君所居【補註】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補註】莊二十八年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補註】按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毋休于都周官大宰入則治都鄙註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及宰夫掌羣都縣鄙

之治註羣都諸采邑也皆是

有采地

原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覈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續此辨與四書集註補同是謂百乘之家或曰集註可若是

共擅易與余曰鄭康成註三禮故嘗駁易經文傳文

三危羽山

原 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補註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里即此司馬彪志亦然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國輔詩羽山一點青海岸雜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此大闕亦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補註括地志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補註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又司馬相如列傳正義節文一作四十里夏本紀正義舜殛鯀於此以變東夷即禹

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於此以變西戎即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身敝厥辜已乎

補 羽山即東海郡祝其實夾谷三危即敦煌郡敦煌實瓜州地理今釋禹貢三危自在大河之南與此爲二且三苗爲南境之國經言竄是屏之遠方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當仍在近南之地據此似舜典三危非即禹貢所謂三危既宅者

天覆地載

原 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

南暨南北却關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愼南撫交阯二地
補註之以合於史遷書缺有閒其軼見於他說之義息
愼卽肅愼爲周北土詹桓伯與燕進言蓋在今燕之東
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時則爲營州交阯秦象
郡地漢武分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今安南國在舜時
則爲揚州當時舜肇十有二州其域如此或曰子於上
古帝世幅員若此其侈言之何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
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略開地斥境怏其心志以爲聖人
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

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嚳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以至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無遠而不暨此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補】此章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即上章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詩周頌譜曰天子之德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正義曰中庸說孔子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然則史記稱無不砥屬莫不從服正與莫不尊親同義

康

[原]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補注]史記衛世家索隱同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旣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艮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

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鉦之言殆謂是歟

補按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旣滅管叔更封爲衞侯其子始以康爲謚

微仲

原微畿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嘗思微子旣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

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
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
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　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
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啓子其證二啓旣殷帝乙
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
封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
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
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
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

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如得一眞珠船矣

補 孔子家語本姓解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註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書序殷旣錯天命微子作誥正義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班固古今人表微子第二等注曰紂兄微仲第四等與膠鬲並宋微子

第五等注曰啓子按微仲下雖不注紂兄然與宋微中之注啓子者同兩人矣宋微中旣爲啓子則微仲爲微子之弟又不待注矣惟檀弓鄭註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謂卽微子次子與孔安國書傳同據禮記義疏案微子世家無腩名此記所云不可考則於孫腩尙不敢信況弟衍爲微子次子乎自鄒平馬驌過信孔鄭而閻氏始辭費矣

虞仲

原堯峯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吾吳人

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竝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而儼然繼世有土之

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旻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考及此【補註】志大謂虞仲夷逸師古注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竄于蠻夷而遁逸也然以論語敘述逸民之例求之夷逸自別爲一人按金仁山亦謂虞仲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

### 郰人之子

【原】郰魯邑名今則在鄒縣界郰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

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
即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與少
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余
曰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
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
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其祭祀之薪
蒸木材乘田吏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
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
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

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
一少且賤者呶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為予入廟當
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
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曰此為
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不必
毅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韙
語余云爾因并識之
補 鄹人左氏襄十年傳作郰人說文郰魯下邑孔子鄉
古者善則稱親美其子不忘其所由出謂子知禮而系

以鄹人之子古之道也梁志南云子入太廟每事問考周禮太史之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乃一定儀注故子曰是禮也

去魯

（原）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徊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脫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遑遑異乎且如集註云云仍是爲肉爲無禮何以見知與不知俱不足以知孔子乎蓋孔子爲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

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上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路則倘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已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爲徒去樂毅報燕王倘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諉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已也史記世家孔子遂行宿乎

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云

云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趙註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

不備有微罪乎師已則送而解之孔子有不欲直荅者

乃聖人之妙旨

故但曰吾歌可夫于戴而下猶可以情測云

補閻氏以不稅冕解微罪又引趙注從祭之禮不備云

云似微罪却不在不稅冕而行矣程瀚友四書辨曰冕

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因切收也訓去其

冕不暇收拾即便行也

主司城貞子

疏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或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
安知此司城非鄙陳之官名而必以宋諱故歸於宋余
曰此最先儒苦心釋經處蓋史記孔子世家於適衛事
初書曰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再書曰主蘧伯玉家
三書曰入主蘧伯玉家正以顏蘧皆衛之士大夫故書
法直截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官孟子則當書曰
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讎由
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諡然後歸於爲陳之臣
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爲陳臣方得爲孔

子之居停主人【補註】金仁山曰孔子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邵文莊寶曰臣云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補註】馮山公云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何以稱焉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寇以齊閒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字面凡兩見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

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抵牾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芋尹陳亦有芋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衞亦有褚師補證鄭有少正校人魯亦有少正校人何妨宋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不曰陳滑公而曰陳侯周亦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補證金仁山曰滑公六年孔子至陳按左哀十五年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疑即司城貞子

西子子都

原 西子美婦人 補正 孟子疏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金仁山曰越地有東施有西施范蠡爲越王句踐求西施氏美女以賂吳王夫差遂以亡吳范蠡終自取之泛湖而去未詳何所惟劉昭注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或女杜氏註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

續 天下多美婦人而西施實生餘暨斷非東施所能效

鄭國有美男子而子都益氏公孫亦非子充所可幾然西子之幸夫差也始入於姑蘇終歸於范蠡何洵美且都也子都之忿考叔也既拔棘而逐又下射而顛抑洵美且武也

舅犯

**原**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父事狐偃狐偃其舅也 **補** 爾雅母之晜弟爲舅按舅亦稱舅氏左傳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當春秋時吾府交城縣

爲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鼻祖汾陽者僅九十里按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爲祠廟祭賽最盛非同他志乘之傅會者

補 何屺瞻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此是舅犯教公子之詞作公子辭秦使語者非惠半農曰仁親猶言親愛明不因喪規利也按舅犯之言足錄而其行不足觀如左氏僖二十四年子犯授璧請亡禮稱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趙文子嘗曰必有定評故鄭氏注亦謂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六

費惠公

補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旣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郯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與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邑

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憶少讀黃蘊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乘已盡之氣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止大夫既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噫君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歎息以爲莫可易焉 集註費邑之君邑字譌 補註 按如上解則邑字正如何爲譌乎

補 春秋時有三費一左傳成十三年殄滅我費滑襄十八年率銳師侵費滑[illegible]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故城是一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

費[illegible]費邑今山東兖州
府費縣[illegible]元年費伯帥師城
郎二年司空無駭[illegible]纂費魯大夫費
庈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魏武
封費亭侯即此今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是按費惠公之
費當讀如字祇緣顏師古注古今人表音祕貽誤至今
雖王厚齋金仁山皆意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顧寧
人遂宗其說而閻氏益深信不疑張惕庵云三桓之後
泯然無聞未必據有費邑此費乃魯之費費惠公亦非

季孫之後然苦無確證惟薛方山獨以惠公爲懿公孫費序父之後則費當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判然不同況費惠公師事子思實與魯穆公同時魯世家雖稱悼公之時三桓勝然魯自哀公後尚傳世二百六十年而後滅於楚蘇子由古史云三桓既微散不復見馬氏繹史魯世系亦未聞昭子後有費惠公其人者攷曾子書既有費君費子之稱說苑又有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之語則當日費惠公郎屬費君無疑且呂覽愼勢篇謂分國較大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無非以大

使小以衆役寡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則費實春秋戰國閒一小國正與孟子稱小國之君合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皆當與費惠公之費讀如字非特與河南費異亦斷與季氏之費音祕者不同也

曹交曹君之弟

原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

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于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于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斑斑也姦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

補註大戴禮五帝德云曹姓邾氏也武王封安之裔孫俠於邾春秋時進爵爲子後改號鄒孟子題辭亦云鄒本邾國系出曹姓顓頊之後曹交與鄒同出或鄒君

之支族散居在外得見傲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
云云欲以親而通也

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此辯

王伯厚曹亡
久矣之說

補春秋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幾䰅處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尙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按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雖書中辨正朱子語誤考證是非不相阿附然此時曹尙未亡也惟

閻氏竟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而不知其滅而復存誠有如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爲永州人同爲過執已意者

白圭周人

原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當作悝務盡地方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云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傅會爲一人而集註林氏益

以能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爲
岐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
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
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
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
年爲國之將相者何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倘能
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
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
故斷其爲兩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

文侯荅問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侯最爲好古漢孝文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竇公年當二百五六十安知白圭不類是余笑而不敢應云

**通**趙註之誤宋人鮑彪已嘗言之曰魏人別有一白圭當昭王時是云[illegible]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illegible]前輩行[illegible]談衆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子同時但史記合兩人爲一閻氏即據此一

人爲與孟子相差七十餘年非是

公孫衍張儀

原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自出史記本傳蓋衍陰晉人陰晉今之華陰縣也秦本紀惠文君六年己丑魏納陰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公孫衍生長時尚屬魏故爲魏陰晉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者魏人又案疑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補 趙註云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

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宷周顯王三十六年爲秦惠文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顯王四十一年惠文十年張儀相顯王四十七年惠文後三年張儀免相相魏考衍與儀不善而傾之者凡三事一則是年魏將相張儀衍弗利使人謂韓公叔公叔從其言衍果相魏見魏策史記同一則周赧王四年爲秦惠文王後十四年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子于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見秦策

一則周赧王五年爲秦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齊湣王四年儀以秦梁之齊合横親犀首欲敗謂衞君曰衍非有怨于儀但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衞君爲儀于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于齊疆齊王聞之怒于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謀吾國矣遂不聽見齊策衍本衞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曰夫言從横彊秦者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衞人之彊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唯一用陳軫之計齊王以事屬犀首燕趙聞之

亦以事屬犀首楚王以事因犀首魏王曰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見魏策然無合從事蹟其爲秦敗楚則見于韓非子史記等書趙註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舊疏因之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爲橫之事以約長爲從長非是史記集解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又云張儀合從者也案張儀秦惠王五年爲客卿見秦策鮑彪註秦本紀惠王十年張儀相秦後三年張儀相魏

八年張儀復相秦十四年惠王卒武王元年張儀東出之魏張儀傳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趙註謂張儀合從者也亦非是史記集解呂氏春秋曰張儀魏氏餘子

市井

原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

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儀禮士相見禮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程是庵曰孟子語本此義疏案孟子市井草莽皆就未爲臣者言故劉氏敞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則市井貼在國都言正與儀禮在邦合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風俗通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此特

餘義

## 市朝

原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苟撻人於朝則隋文帝之於殿廷打人高熲柳彧諫以爲殿廷非決罰之地唐御史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以爲寧殺毋辱會謂古者而有是事乎孟嘗君傳馮驩先言朝趨市

者又言日暮之後過市朝者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孟子解正合此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補證】如酒不可言食而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風不可言潤而易繫辭潤之以風雨馬不可言造而禮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皆是

【補證】周官鄉師以木鐸徇於市朝義疏市朝衆集之地徇之徒人人徧曉也官之治所皆謂之朝非必王朝也故

古人恒以市朝連言然則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其謂之市朝也周宜且撻人亦所不免正不必拘柔隱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始與孟子解合也又鄉士疏引鄭氏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陳仲魚曰臧在東謂季孫旣惑志於寮故景伯欲誅寮必先向季孫辨子路之無罪使季孫知子路無他又知寮之愬然後季孫誅之於市與衆

乘之景伯必無不告季孫而竟自詠祭也此注可謂揣一時之情而補經文之略矣

曲防

原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

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為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為鯀而不難以鄰國為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謹 管子大匡霸形二篇皆作捀曲隄按書疏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塡遏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徒駭河詩云大河自西來靈源分積石美哉神禹功九派存遺蹟防遏始齊桓經流

變廣斥乃蔡傳却謂曲防齊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其實葵邱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

專封國邑

原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襲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

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未聞有封國者【補註】馮山公云哭封慶封于防非封國乎公羊云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葬告同盟其事徵安命與檜災同得駁集註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來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補】朱履安曰以上四命俱切本國事五命單指交鄰無

有封而不告按趙注謂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孫疏證以如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非也安溪李氏曰繫在交鄰之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注所謂專封國邑是也非指本國臣下

於陵

原 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補註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名仲字子終夫妻所隱處酈注補註濟水二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補註北下有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蘇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於於陵即此處也數句志長白山者節去

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卽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補註〕全唐詩江上作河上石泉作古泉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淯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補〕於陵卽春秋夫子左氏昭十年傳陳桓子以與子周杜註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司馬彪郡國志濟南國

於陵注引左傳杜預註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長山縣西南二十里有於陵爲齊於陵邑左傳謂之夫子郎戰國時陳仲子所居史記索隱引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程是庵引陳心叔亦云於陵楚地

麥邱

原麥邱邑人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盍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

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誚至今得罪公曰善出劉向新序意或以爲寓言及讀酈注汶水條云萊蕪谷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補注以上注文故謂麥邱乃知眞有其地則亦眞有其人矣而酈氏却辨補注以下二句亦注文麥邱愚公谷在齊不在魯蓋誌者之謬耳余謂劉向首言桓公田至於麥邱今萊蕪縣正齊魯二國之境彼桓氏好獵雙甄所指不辨陵壑況桓公霸主越境而田其孰禦之逕此者乃必于此辨泥

矣

補 路史國名紀麥麥丘也昔麥丘人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公封之麥丘漢有麥侯卽此廣輿記曰愚公谷在臨淄齊桓公逐鹿至此則酈氏辨麥丘愚公谷在齊不在魯益信

互鄉

原 云互鄉所在者頗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卽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余謂州縣建置事關朝廷名

雖或革跡猶可尋因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
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
雖伯厚語恐未足憑

【續】金仁山曰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蓋孔子云難與言者按徐州距魯近論語互鄉應指此
若今河南鹿邑縣則遠矣

子華使齊

【原】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補註】邢疏
云爾金仁山却謂二爲聖人之用財既考赤少孔子四
事前後記不同時

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獨怪孟子補註當有集註二字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爲冤却公西蓋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受之者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爲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乎因憶朱子論尹和靖一事尹和靖只看金光明經或問之對曰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段工夫所以致此以此而責赤赤將何辭

補註四書緣註補子華使齊五秉之受乃是其母林氏歸罪于子可笑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爲子華不能諭親

于道何信無稽之說而誣先賢之過也

魯爲宗國

〔原〕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爲魯祖周公爲長兄弟

宗之余笑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補註壽山公曰此本皇甫謐之譌據左傳武王母弟八人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其第五人也太宗法君於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郕霍以下自皆以魯爲宗國矣又東萊解大傳公子有宗道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則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滕謂魯爲宗國亦如此

祝佗不嘗言先王尚德不尚年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真得其旨矣

補 洙鄉云敬聖人故宗魯直以周公元聖滕共宗之
高宗聖製詩二集謁元聖祠云東山宗國重巡狩元聖崇
祠設苾芬三吐有勤殷接士一篇無逸訓爲君輔成跡
不同選用忠武心原爲孝文官禮雖勝共條貫諸家注
解惜徒紛似更以趙注爲確當矣

爲魯司寇

原 孔子爲魯司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
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
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

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巳功而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蓋原非爵卿孔子生平官爵宜昭揭萬世余故質言之如此

補註　潛山公曰司空司寇皆卿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鄉名鄉卿出誓所云六卿六鄉之卿也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

于其君爲次國之初爲卿秖得命于其君不得命于天子則當日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且魯六卿皆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公子翬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曾爲司寇而其時或闕或設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職子淑大司馬固諫又邊卬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蔿爲大司空皆見左傳侯國亦有大稱胡可非也

補汪氏琥庵曰春秋官名不必盡循周制然魯三桓爲三卿此外皆大夫耳羽父求爲大宰非眞爲也弗忌小宗伯臧紇小司寇皆大夫傳不言小以無大故也宋晉之制或不同不可以彼定此大夫不得名卿亦非周官小宰小司徒等皆中大夫侯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下

大夫五人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兼小宗伯小司寇小司空孔賈疏茲同

適周

【原】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為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為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之二十四年【補注】四書臆說補曰昭二十四年公已出奔安所得魯君請之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

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萬六千七百○九日○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蓋余既通歷法而後爲是定論云

補馮山公曰此說皆非也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于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酈道元

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誤也索隱謂孔子
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
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者此言
孔子反魯後齊魯搆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公
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
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譌以二十一年爲
二十二年今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正史記之
誤謂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
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

四年也此又誤也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並无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

廬於墓上

原 惟子貢廬於墓上 補註 全謝山曰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于蒙之會冉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

龍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余謂總不若孟子築室於場佳築室處在今孔墓之右十數步戶東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家誤爲作冢此冢字與贊日以時習禮其家合）

謹按趙註場冢上祭祀壇場也言壇場則非墓上可知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水經註曰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皇覽曰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三十步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子貢廬墓處云性天不可得聞聞廬

墓心喪六載勤楷樹至今祐不朽應同植者意堅云

登太山

原 亡友趙右賓誦其亡友滿之章巽元一絶句云天下不曾小仲尼眼界虛請君亦復去登泰山何如余為神往者久之右賓巽元俱萊州掖縣人補註括地志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地有過故鄉亭

補 文選江淹別賦曹植送應氏詩謝靈運登臨海嶠詩注皆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按論衡說日篇有此二語然日參天入雲宜下視天下為小爾

高宗聖製詩二集登泰山作云昂首天門三萬尺到因步步積工夫此正朱子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意豈當徒矜眼界之虗哉

觀海

【原】韓昌黎潮州詩云有海無天地酈注膠水條云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竊以詩文道海者至上數語恐無復人有措手處【補註】海賦浮天無岸四字亦足以盡之矣

濟

【原】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于絕者莫若濟余

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後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經竝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閒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

補濟水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

又伏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竊以閻氏評濟水曰復枯復通余請蔽以

高宗聖製文二集濟水考曰三伏三見

淮

原 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嘗窮歷之疏證第九十四 補註 以下見尚書 因怪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

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渭自鳥鼠同穴引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眞堪噴飯此非酈注本文蔡增出耳余嘗譬蔡氏宛如今童了作小題時文翻剔字眼以爲新奇何嘗於經學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於一山之間别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爲一山

爾惟導河積石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謹淮水出胎簪山孔穎達謂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地理今釋又謂桐柏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按今禹廟東有三大井恐三泉未即眞源也

高宗聖製文二集淮源記曰茲畢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眞淮源具圖以來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即桐柏之中峯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為淮澧同源西流為澧東流為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峯下按圖可求淮澧分流此又一證也

邑姜

虞邑姜爲十亂之一齊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卽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于其母故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晉家西寨村一十八里舒遊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祀典之謬自明洪武四年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於是聖母廟改而爲晉源神祠矣當時祠官不學如此余從草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致祭於

顯靈昭應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言得一典證屬有司常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閒有臺駘廟尚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或笑余爲多事强知星宿

補 朱竹垞游晉祠記曰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祠南向有聖母廟東向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潛邱劄記云吾師嘗謂愚曰祀臺駘

而不及實沈是有汾神而無參神也是知有地理而不知有天文也蓋臺駘當顓頊世實沈當帝堯世以世次爲倣次固不可以左傳所序先後爲拘也又云愚旣跋晉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謝雨文云云

邱隅

〔補〕邱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邱阿作曲下文邱側作旁者一例正合集註忽云邱隅岑蔚之處〔續說〕集註亦可寬看蓋言此邱隅必其爲岑蔚之處非以岑蔚正解邱隅也說文解邱爲土之高岑爲

山小而高高岡也而土與山殊不倫况蔚乃草木盛貌與隅谿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邱隅孔穎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邱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郢書燕說矣【補註】馮山公云鄭康成大學註及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爲朱子所本非郢書燕說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上矣余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續朱子刪去鄭孔安閣二字止云岑蔚之處金仁山大學疏義岑者其尖銳之處蔚者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于此也

置郵

原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闕若今之三字然總不若用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馹也尤非師古黃霸

列傳郵亭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
矣字書馹字下曰驛傳遞馬余謂或可當置字註耳
【補】集註云置驛也按驛通作繹大雅常武徐方繹騷鄭
箋謂徐國傳遽之驛是亦謂之馹左傳文十六年楚子
乘馹襄二十一年乘馹而見宣子二十七年子木使馹
謁諸王二十八年吾將使馹奔問諸晉是亦謂之遽僖
三十三年使遽告于鄭昭二年乘遽而至晉語遽人來
告列子說符篇使遽人來謁之是亦謂之傳成五年以
傳召伯宗玉藻士曰傳遽之臣鄭註傳遽以車馬給使

也爾雅馹遽傳也註皆傳車馹馬之名詩江漢釋文以
車曰傳以馬曰遽是然則驛也馹也遽也傳也皆所謂
置也集註又云郵馹也此在北宋作廣韻者已錯訓
但馹即置當依爾雅云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郊特牲
郵表畷鄭註引詩云爲下國畷郵孔疏若郵亭屋宇處
所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按陳天祥四書集註辨疑於
置郵傳命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
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會三十里置一馬鋪
大概十里一鋪爲常又按呂氏春秋離俗覽舜行德三

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吳越

原 集註吳蠻夷之國也越蠻夷國名一指景公羞與爲昏言之解者謂孟子所云即此補註程是庵曰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爲太子聘按春秋襄二十四年傳晉平公嫁女於吳齊侯以女爲媵此又一事爲媵則更可恥矣一指非類而妄殺人言訓詁非漫下者

補 景公女吳蓋妻吳太子波也事見說苑權謀篇及吳越春秋闔廬內傳以吳爲蠻夷之國本趙註越人關弓

蓋彎而射我也說見毛詩小弁傳及劉逵三都賦註以越爲蠻夷國名却不本趙註

黃泉

原 黃泉濁水也不如杜氏左傳註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補註 伏虔云天元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按杜氏從此註章懷東海恭王彊傳注引元凱註同 因憶爾雅從下上出者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旁出者氿泉與地中之泉曰黃泉正一例竟作濁水解似與泉源水也義少隔

補 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公居夫人於城

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城疑作成臺以望母洧水又東與黃水合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然則黃泉近城潁與地中之泉曰黃異故誓不及無相見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詠潁考叔詩云滋蔓亦已蘙城潁長拘因黃泉不可見悔過復殷憂

丹朱

原 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 補註 尚書逸篇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曰丹朱按此疑即本漢志而傳會者特假託徐邈注以自重耳 丹淵雖

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正義】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是也各言所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放齊曰允子朱啓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丹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補】呂氏春秋孟春紀堯有子十人愼刑論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高誘注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按路史帝初取富宜氏

曰皇生朱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庶弟九繹史高辛世系帝堯子丹朱監明庶子九人丹朱後有大繇傳氏貍姓據此則丹朱外又有十子竹書帝堯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蓋卽封丹淵爲諸侯爾故堯典曰允子朱益稷遂曰丹朱

三苗

原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猶闕其所在惟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

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剩言】衎類藁七三苗國堯時四夷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廣江鄂岳之三州　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岐周

【原】岐周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本趙註孫氏無疏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即文王之所事者采

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

補 詩古義患夷載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棟案董仲舒云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患夷載路鴟鴞革嚮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患串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今俾串通楊南仲訓爲毌與貫同棟案明堂位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縣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

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是矣伐崇之詩混夷已平故
云職路崇墉貫墉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
稱則串夷之爲貫毋疑矣據此則岐周地近畎夷凡犬
夷昆夷混夷串夷患夷貫夷一也

海隅

原 蜚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說者謂史稱蜚廉善走當武
王誅紂并殺惡來飛廉獨以急足漏網竄伏海隅以爲
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之地仍
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

東巍縣今霍州十五里有飛廉家民常祠之【補註】秦本紀注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補註】水經汾水注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

【補】書益稷海隅指海角爾雅釋地海隅指海濱惟君奭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謂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之然則飛廉善走武王驅戮海隅正在出日之地秦本紀云帝令處父索隱曰蜚廉別號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水經注作蜚字死遂葬于霍太山楊升庵曰飛廉助紂為虐孟子明言戮之海隅矣焉得天降石棺之誕

東蒙

【辨】東蒙山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字訛同）【辨誤】實相距僅五里舊論諸與書詩遂各有所屬界若鴻溝昔歲過其下土人承譌歷歷指點以示我余則舉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而土人仍不悟也

【證】齊乘蒙山在龜山東邪高曰顓臾主祭蒙山在東故

曰東蒙

高宗聖製詩二集過蒙山云辛未巡江國路經東蒙東茲岡駐梟林取道曾附庸乃在蒙羽陽顓臾故古封迴首望雲巖府志蒙山頂有白雲巖推崇扶鬱蔥義門讀書記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為東郊故謂之東蒙地理今釋蒙山在今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焦氏茲曰蒙山與龜山相連延袤八十餘里蒙山之陽為費縣陰為蒙陰縣

明堂趙註

〔原〕明堂趙氏註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集註以漢時遺址尚在易

大齊侵地而得有之以合封禪書郊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妙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于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衛康叔封亦於泰山下受相上

之東都爲湯沐邑今其地闕

補 禮記明堂位所言朝諸侯之位及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說皆不經至謂朝諸侯於明堂則實然也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皆於明堂受朝故孟子時齊宣王欲毀明堂此則東嶽之明堂也東嶽有明堂則西南北嶽亦有明堂可知四嶽皆有明堂則畿內亦有明堂又可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非畿內之明堂乎考工記云周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則明堂之制也獨其處所經傳無

玄從來之說明堂在國之陽而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
門之外夫聽朔必於明堂則謂在國之陽者是也然而
朝諸侯於明堂經未實有所指考之覲禮有云諸侯覲
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
於其上方明者木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
方明此載在覲禮既終之後蓋指天子巡狩諸侯朝於
方嶽之下有明堂以受朝此宮卽方嶽之明堂也畿內
則天子受覲於廟既覲之後當亦就明堂以布政其壇

在方嶽者以祀方明在畿者卽于月日至郊天之大壇明堂大壇同在三百步內古者步百爲里方三百步方三里也大饗明堂則以文王配說者緣此謂明堂卽文王廟豈有當乎大戴禮明堂篇載明堂之制與考工不同而茅屋蒿宮殊近怪妄獨所云其宮方三百步與覲禮合則覲禮之宮卽明堂益可知矣明乎此制則淮南子淳于登公玉帶諸家可以盡廢先儒紛紛其說奚爲哉

太牢或毀或宋

原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爲是吳大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大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大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邾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

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辯肅慎氏之楛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爲問屬吳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

補 禮記義疏檀弓下洪氏邁曰案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誤以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按洪氏說則兩大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又案春

秋奚宋有大宰他國無據此則孔疏不足憑似難補或

陳二字

四書釋地續補終

梅陽海涵堂雕本